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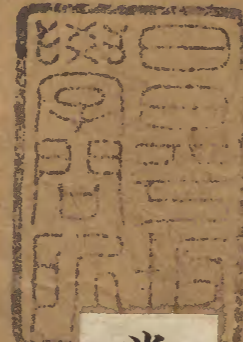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正十四

畫壇錄

見

漢書門	三	三	三	三
類	四	四	四	四
號	七	七	七	七
函	三	三	三	三
架	三	三	三	三
冊	三	三	三	三



叢書一 共三十三

戊集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三	三
類	四	四	四
號	三	三	三
函	一	一	一
架	一	一	一
冊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漢	3144
冊數	33	(14)
函號	370	35



畫樓錄

宋 張舜民著 明陸有繩閱

淺草文庫

吳岳碑自首至座七段明皇八分書為黃巢所焚摧
剝僅可辨當時日書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徐常侍
謫三山過廟下徘徊旬日察碑之興功不可得一田
父進曰當時積土而立唯而去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
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殮一日大年
曰爾為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曰柰何大年

畫樓錄

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予嘗登大伾倉窖仍存各容數十萬遍冒一山之上

李密坐據敖倉便謂得計亦井蛙耳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閭相磨也稚埋無賴靡所不

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

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

臍作瓮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

雀銜穀爾之鴈亨頭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

麻鞋數雙密藏之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臥

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

說辦不辦且看瓮裏飛出鴈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

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馮秉旄自瓮中累累而出

世號郭威為郭雀兒

馮繼業父朔方節度使衛王劉伯壽少年不羈其父

睚尹京每旦父趨郡隨馬而出簿佐偵伺父先入其

自課書史從容無闕一旦早至白礬樓下天未明獨

坐茶坊中有一老人繼入就坐因相問勞共茶老人

曰少年能飲酒乎伯壽曰性不能飲酒老人曰少年

畫樓錄
不能飲老夫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欣然從之既上
聞無一人老人一舉已斗餘矣熟視伯壽曰少年人
清氣足可以致神僊然肩骨低一指猶位躋三品至
老年文武雙全子孫蕃衍乃授以丹術元豐二年冬
予自蒲中之京師訪伯壽於嵩陽是時年七十有四
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予與登封令龐元常杜子春
明經奔喘不及伯壽頷而笑曰三年少乃爾耶袒露
髀股示人皆肉皮裹骨毛長數寸扣之有聲光彩爛
然足未歇歌所爲大曲略數千言響振山谷累夕對
榻竟且不眠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

國初侯涉木強人也主銓事雷德驥詣部求官擬寧
州司理參軍曰官人未三十不可典獄以筆勾退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傅破布單施虎徑中木
葉蔽之虎踐履着足不脫則恐微若奮厲便能固半
身虎怒頓剝不能去就既剝剝腸皆斷虎身臭到訥
耳鼻中雖盡力無能去之以至傾撲而死開腹腸
亦斷俗云蚊子咬殺大蟲本草著八月後蟬與虎鬪
而虎敗骨入虎以此而死非力不贍知有所窮也

臨潼縣驛前有俚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三爲正使一爲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劉郎官者縣人田升卿也田登第嫡父自陳升卿大怒聞公決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錢不明配流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鳳翔婦與黃冠通姦卽姪不能決在禁中四年至英廟登極赦到宜竟而婦生子髮被面齒滿口余未之信至岐下取案文閱之不謬

許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沮洳未廣自宋公序開拓遂瀾漫菰蒲魚稻采取不貲於是詩落成多人稱美西南水心有觀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有大蛇居之民不敢近其後改置此像蛇不復出像乃慈光獻法容云

寧州之南二十里棗社以狄梁公兩戶寧州刺史民立祠植棗取兩束之義今其民社前一日祭謬爲早云

本草著糯米爲稻米累朝釋略數千言無一字言堪爲酒正如白氏六帖錄禽遺大鵬也

北虜待南人禮數皆約毫末工役皆自幽涿遣發之

帳前人以為勞樂列三百餘人節奏訛舛舞者更無回旋止於頓挫伸縮手足而以角抵以倒地為負兩人相持終日欲倒不可得又物如小額通蔽其乳脫若禿露之則兩手覆面而走溪以為耻也待客則先湯後茶揖則禮恭今人唱喏乃喏也非揖也北人得之

永洛之役一日喪馬七千匹城下沙爐中大小團茶可拾也乃是將以買人頭者有人能道夜二更城既陷李舜舉以筆摘略數千百字以燭蠟固之付有司上之實遺奏也神宗得之不勝悲涕累日是時胡人雖入月城而未偏左右以馬御之舜舉以鞭揮擊不肯上馬少頃僵躡人猶見之李復上馬將出門失轡或云面上中箭在瓮城內然夜黑沸濤中面上中箭恐非敵人也獨徐禧不知所歸人無道者或云有還人見之夏國者三五頗符合疑亦有之

熙寧中郎中趙誠自富順監代還過鳳翔自言一任二年裁兩次杖罪元豐中河中人劉勃自南京軍巡官代還自言一任斷絞刑二百六十有奇斬刑六十

餘釘剛二十七此一院數也紹聖二年冬予至陝府
三年七月裁斷絞刑一是年冬移潭在任二年半凡
五服相犯悉具言之可傷生所未見也子殺父父殺
子各一兄弟相殺妻殺夫者數人
士人舉止不可不慎也近見陝西一漕使爲當塗薦
終南太平官道士張景先旣前席與之並轎同塗所
在官吏迎送漕使自轎中舉手揖景先亦舉手至咸
陽爲一監官大詬使人捽襦波及漕使竟無如之何
觀者快之景先後主亳州太清宮黃履守亳每走見
執弟子禮內寢饋食再拜問遺必百縑憑陵郡官狎
飲無所不至范彝叟來客將贊名儀石南一喏而退
觀者又快之

王銑爲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
寒熱修成不知誰家廝居此旣而銑尚主不逾年身
居之政與劉美打銀楊景崇擔土事同

黃巢入長安苦王孝之難億宗再狩近轂之民爭入
攘寶貨唯幽民取佛至今雖民家充滿其工緻精采
非今人之作也環州有肅宗引駕佛坐像崇丈餘精

彩照人旁視可畏土人云國初欲置之京千人不能舉每有軍事則守臣致告

唐宮城兩橫街今西京內事也大明宮太極殿與宣政正衙並重宣政後是第一橫街直紫宸後延英後第二橫街方是後殿每朔望宣政排仗而入謂之入門今東京內城一重橫街文德殿正衙與大慶殿排行殿後卽是橫街仗入而無所屬故未卽鳴仗皇祐中考求入門故事謂之入門儀以至問策貢士久之不決一日仁宗因閱長安圖指內次第翌日喻執政始判然初以謂入門自是一儀也

仁宗慶曆初改錫慶院爲太學都下舉子稍稍居之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嘉祐中孫復胡瑗領教事於池太學火禁唯小三館秘門令脫有不戒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畱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然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數人矣

大禮自中散大夫至逢直郎一等支賜元符星變自三營樞密院皆乞罷

唐制五品階不着緋三品不着紫今叅知政事宰臣皆着緋也

司馬溫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濕襲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則同也

韓玉汝自言爲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識聆其語似齊人坐間序揖後酒到輒盡時酒行無筭蓋空則酒來不食頃略已數盃意似醺酣玉汝獨念隣坐不敢不告因戒其少節片時再坐將起滿引任

醉無害今萬一爲臺司所糾朝士怫然云同院是何言賢不看殿上主人柰何不喫反不能堪因復曰殿上主人只爲你一箇

祖宗朝內臣出使不得預職事外事責軍令狀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予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旁指一壙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風寺僧爲揜覆僧曰屢揜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爲人輕檢嘗指其頭曰必帶貂蟬今則髑髏亦不復見矣

錢若水暇日在家延一術士戒閹者不得進客既而門外喧爭久之呼問閹者曰有一秀才欲請謁辭以有客不肯去因命之進則刺字書云臨江軍進士王欽若既入無冠頭巾皂衫黃帶雀躍嘶聲而結喉鄙狀可掬錢意甚輕之術士一見不復顧錢側坐向王咨嗟不已少頃王辭術士不揖錢褰衣從之錢大駭使人呼術者詰之乃曰斯人大富貴人也名位壽考無不極但無嗣當以外姓爲嗣既卒真廟俾其壻張

環主祀

李舜舉在官省言行有常神宗嘗聽之一日謂曰爾養取一子服事舜舉敬唯之夕又喻旨唯如前近年又喻旨舜舉謝曰臣唯有一子待與陛下監稅

張璞者幽人少屢盜其丘之役應募坎窟得官後爲正使帶親御器械涇原鈐轄知鎮戎軍被重疾忽叩頭乞三年葬畢死未幾疾已一日脫殼如蟬竟三年亦不葬遂死不歲餘其子令發其墓取余帶抵舉世謂不葬之舉最有徵驗

王欽若罷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詩送行獨楊大年不

作詩於上前真宗遣近侍喻旨作詩大年竟不作
錢明逸每宿戒必詰其謁者曰是喫酒是筵席筵席
客無數人巡酒一味食也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
斗甕盞一隻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恐
多酒氣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問其旨否徃徃不
知其志不在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揮灑始可謂之
酒徒其視揖讓飲酒如牢獄中

蘓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囚飲鼈飲鶴飲
鬼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囚
飲者露頭圍坐鼈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出飲
畢復縮之鶴飲者一盃復登樹下再飲耳

慈恩與含元殿正相直其來以高宗每天陰則兩手
心痛知文德皇后常苦捧心之病因鍼而差遂造寺
建塔欲朝坐相向耳始置十層後減爲七層所以盧
照隣詩云十層碧瓦搖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夫高
宗知母之誠篤哉而報母之恩何其薄也

同州北境良輔鎮卽唐鄭魏公莊也田邑極彫弊不
蔽風雨嘉祐中求唐賢之後有道嚴者中人驩然相

率出城看夜叉既至野次見之如人形狀正如圖畫
髮朱皮如螺蚌腰着豹皮禪觀者略數千人常以大
樹庇身累日乃不復見又瀧州吳山縣漢高村關中
李氏所居一日大雨有物墮庭中如馬臺狀乃一皮
幘頭也垢膩寸餘蛇蟻出入臭聞十餘步李氏子欲
焚之長老曰不可然雷鳴不去在屋上文餘觀者不
少衆觀之少間黑雲如墨下庭中遂失去

元豐中詩獄興凡館舍諸人與子瞻和詩罔不及其
後劉貢父於僧寺閒話子瞻乃造語有一舉子與同
甲子弟相得甚懽一日同里不出詢其家云近出外
縣久之復歸詰其端乃曰某不幸典著賊賊暫出回
避一日舉子不出同里者詢其家乃曰昨日爲府中
追去未幾復出詰其由曰某不幸和著賊詩子瞻亦
不能喜愠

古盪鳳翔府麟遊縣每令長土事必作招板舞其節
奏與諸處不同乃曰此唐九成宮本山縣無妓子但
止以手分書耳

堯之治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歐陽文忠公序唐

曆志以無補於人倫

翁肅閩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席代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曰這箇使不得

張安道晚年病目家厚資南京庫帑不迨也常閉目使人運籌一筭差必能擿之庫物精麗分毫不謬嘗見呂相簡與一隣縣官託買酒云今爲親將至專致錢一千託沽酒又於後批切不得令廳下人送來納錢二百煩雇一人擔來

吾家舊畜鏡傳爲楊妃故物徑尺許厚七分背文精古有銘其略曰粉壁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灑別常端聖淑字名少空有竝后之象明皇八月五日生也始置誕節名千秋 鎮進鏡若紫絲承露囊此幾是耶

郭詎性善謔攻詞曲以選人入市易務不數年至中行元祐初釐校市易復以爲承議郎親知每見之必詰問所因郭詞喫不能答作何傳詠甘草以見意云大官無悶剛被傍人競來相問又難爲 敷陳且

祇將甘艸論朴消大戟并銀粉疏風緊甘草閒相混
及至下來轉殺他人爾甘草有一分

在京朝官四年磨勘元無著令熙寧中審官變行之
至今以為常格

狄武襄西河書左也逋罪入京竄名赤籍以三班差
使殿侍出為清澗城指揮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帥
鄜延科閱軍書至夜分從者皆休唯狄不懈呼之即
至每供事兩手如玉种以此異之授以兵法然又延
之於范公遂成名

北人信誓兩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李元則知雄州
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香爐寘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
竊取之遂大喧教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
興工起築今雄州城北是也又建浮屠九層躬率十
緡日修供具不日成之既而下瞰幽級如指諸掌
熙寧中余知寧州襄樂縣排架閣以周祖廣順中平
兗州慕容彥超露布為祖潭州架閣以建隆四年求
遺書詔為祖

周世祖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使太祖走馬以馬力

盡處爲城也

郭祖受命討守真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真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真猶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母后相也守真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既嬰城無砲材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砲材也守真大喜以爲受命之符其後既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爲符后

郭祖宿帥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爲逆者固守乃失言曰城開之日盡誅之幕府曰若然恐愈固矣弟告之曰非守真者餘皆免一日城開乃卽其地爲普救寺

太祖微時多游關中雖甚窘乏未嘗干投人或周之必擇而後納有伯錢之餘必有與人人頗異之長武城寺僧巖者常周之往來無倦陰異其骨氣使工人貌之今置神御過者朝謁其繪事本褐衫青巾據地六博後易靴袍矣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容上色愠范質

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不沾醉

自唐末五代每至傳禪部下分擾剽劫莫能禁止謂之靖市雖至王公不免剽劫太祖陳橋之變卽與衆誓約不得驚動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靈長之祐良以此乎

太祖北征羣公祖道於芳林園旣授綬承旨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兩拜回來難爲揖酌也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銜謂之崇政殿說書云太祖朝進講爲難每遇疑義必面加詰難徃反久之爾後累朝但端默諦聽得有商確仁宗尤所耽味日昃不倦每及祖宗彞訓及二典政實必拱手上加肅敬

神廟博涉多識聞一該十每發疑難迥出衆人意表故講官每以進講爲難退而相語曰今日又言行過也黃履蘓子由以手捫其腹曰予腹每趨講未嘗

不汗出也

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軸身取多力
唐募軍有翹開負之格取其關持其末五舉爲合
格

太祖射使搦折弓弣絕力斷弦踏翻地面射倒箭梁
王德用射訣鋪前脚坐後脚兩手要停不須高弣裡
絃外覷帖子急拽後手託弓梢劉昌祚云某把弓萬
事皆忘是亦不可分其志也

祖宗征河東皆自土門還師駐驛真定潭園有兩朝
行宮歲謹繕完器甲所儲至二十四庫累有旨批排
二年裁畢四庫而已潭園方廣六里有崎亭榭皆王
氏父子所輯宮後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造靶之所
也

神宗於崇政殿設二十四庫以儲金帛親製庫銘其
略曰昔在前朝獫狁孔熾嗟予小子其承云云諸分
置作院

河北設五都會講好高麗良以此也然功未絕而土
賓是天未欲燕薊之民歸中國乎

階級條太祖制也若曰一階一級全歸狀事之儀至今樞司以匣藏之也

慶曆康定以前朝士不披毛涼衫公服重戴而已冬月或披毛衫而得寒疾今則無問寒暑雖六軍術士重戴披衫與士大夫錯雜路衝無別雖曰涼衫實熱衫也

杜常昭憲太后之族子也神宗聞憲之門有登甲科者深喜之有旨上殿翼日喻執政曰杜常第四人及第卻一雙鬼眼可提舉農田水利太祖常謂陶穀一

雙鬼眼

太祖深鑒唐末五代藩鎮跋扈卽位盡收諸鎮之兵列之畿甸節鎮惟置州事以時更代至今百四十年四方無吠犬之警可謂不世之功矣或云陳希夷之

策

唐書太宗在洛登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趙嘏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按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安得綴行之士又武元衡遇盜之事是時晉公同行竝

轡趨朝史載瑣帽雖傷不害以馬逸得脫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也

仁宗深患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詔重修唯唐書卒業所費緡錢十萬有奇既進御翼日有舊唐書不得毀父之諭執政云當時何不令歐陽修為之魏公對曰修分作帝紀表志既退語曰爾應其父病也

嘉祐末余在太學有傭書陳逵者携一子方孩饑凍不可支書亦不佳或曰此陳彭年嫡孫也其父彥博守汀州以贓敗杖脊流海島遂至無賴時余方冠未知彭年之為人獨念祖為執政而孫已若是耶既而見劉貢父盡得彭行事所謂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報也不差後逵困甚與其弟歸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云

王君貺拜三二十有七歲矣自爾居洛起至八十歲位至宣徽二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舍早世唯有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克一隅未完亟壞富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定居之紹定本始姑

書地錄
蘇人富家又無子

范祥領制置解鹽始抄法初年課一百二十萬末年一百六十五萬以謂抄鹽法止此可矣或征而多取之則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萬不專爲以抄請鹽兼爲飛錢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爲重載易之爲抄則數幅紙耳於是禁絕鹽法邊置折博務張官置吏買到錢克折斛斗糶客得錢不能置遠必來買抄是用邊糶不匱抄法通行建至熙寧邊事稍勤用抄日增元豐初年賑饑亦用自爾軍須國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價折於全部歲出見錢三千萬貫買抄以摧見錢不繼抄法脔削治鹽水泠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時人事符會如此良可歎息

有唐茶品以易羨爲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稍爲餅樣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至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珍尚鑒別亦過古先丁晉公爲福建轉運使始製爲鳳團後又爲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雖近臣

之家徒聞之而未嘗見也。天聖中又爲小團，其品廻加於大團，賜兩府，然止於一觔，唯上大齊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以金，八人折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賡唱以詩。故歐陽永叔有龍茶小錄，或以大團問者，輒方割寸，以供佛供仙家廟，已而奉親并待客，享子弟之用。熙寧末，神宗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矣。然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子元祐中，詳定殿試，是年秋爲制舉考第官，各蒙賜三餅，然親知誅責，殆將不勝。宣仁一日

嘆曰：指揮建州今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好意智。熙寧中，蘓子容使虜，姚麟爲副，曰：盍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儔敢與虜人，未幾有貴公子使虜，廣貯團茶，自爾虜人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彼以二團易蕃羅一疋，此以一羅酬四團，少不滿則形言語。近有貴貂，邊以大團爲常供，密雲爲好茶。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又無甚異，唯求之歟，抑與之歟。

古今事有符合者韓信破齊歷下田橫烹酈生耿弇
破張步殺伏隆曹丕甄后周世宗符后歿諸葛走生
仲達死姚崇算生張說張德輿摺裴晉公與皇祐中
言者摘王德用夏人殺楊挺與孫贍斬龐涓皆同
魏嚴唐魏鄭公商孫也曾拜國子四門助教熙寧末
予過其門見嚴年可六十許語言成理出鄭公畫像
乃近年筆多爲俗人書題唐之譜牒詔誥無一存者
乃曰爲官員持去盡矣唯有周特登城縣帖判狀輩
數種有免車牛狀縣判云魏公唐室勲賢名傳青史
既是簪纓之後難與百姓雷同其車牛特免今之縣
令敢爾乎

凡自岷州趨宕州泂水而行稍下行夫山中入棧路
或百十步復出略崖崱嶸不可乘騎必步至臨江寨
得白江至階州須七八日其所經皆使傳所不可行
放之山水秀絕天下無有也臨江之上_一處當大山
中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無際出衆山上居人曰
此雪山佛居也有獅子人常見之非西域雪山是蜀
所記無憂城東北望隴山積雪如玉也

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驗間召草澤始用鍼自腦後刺入鍼方出開眼曰好惺惺翼日聖體良已自爾以其穴目爲惺惺穴鍼經初無此名或曰卽風府也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蹠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扼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踏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

涇州東長武城在城濼最爲控扼要害之地唐太宗親征薛舉嘗駐門樓十二間御榻在其下或云柱上有太宗題字尙在也北阻涇水卽高塘二城樓堞爾完

曆日後宮宿相屬相聯本是一甲子以真廟後年五十九嫌於數窮遂演之爲一百二十歲然竟以是年登遐

前漢京師有太廟曰原廟顏師古以原爲重謂京城已有廟而又立爲重至引原螽之原大抵漢陵皆作

原京城在渭涘故謂之原廟
陶隱居不詳北藥時有詆謬多爲唐人所質人固有
不知無足恠也

新唐書以淺水原懷中冢爲渾瑊平涼會明所投戰
士歛灰者平涼雖淺水原三百里無容以數千人遷
至三百里謬甚矣懷中冢乃太宗征薛舉戰士也亦
有馬處是時天下初建十昭仁寺宜祿縣乃其一處

中當戰地也蜀人吳縝有新書糾繆至十二卷
考工記之文可謂文矣或以爲周公之文然乎亦
三代之文漢諸儒不及也

禹貢曰砥柱析城至王屋峽府三門是也絕河流若
若岩墻然鑿爲三門河經其中東洋如小城狀卽析
城也禹廟在西潭有寺下望砥柱上百步屹然中流
高數百丈尺銘勒其上但取稍平處或險處互布昌
一峰之間其字方可尺餘魏公撰文正字薛純稷之
子也每欲印榻伺天氣晴明先維舟砥下下梯而陞
上數日不可竟俯視洪流足酸目眩用是難得真本
元符中大水懷三門一夕寺廟皆失略無子遺銘亦

失數十字

虜歲使正旦生辰馳至京見畢密賜大使一千五百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北虜帳前見畢亦密賜羊羝十枚毗黎那十頭毗黎那大鼠也虜中上供佛善麋物如猪獐若以一鬻置十觔肉鬻即時麋爛臣下不敢畜唯以賜南使紹聖初備員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即縱諸田虜傳大駭亟求不見乃曰奈何以此縱之唯上意禮厚南使方有一枝本國歲課其方更無租徭唯此採十數以擬上供一則以待南使也如帳前問之某等皆被責今已四散收捕因辭以不殺無用自爾直至還界無日不及之嗟惜也其貴重如此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真廟延之從容曰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秦音啓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中未幾出知廬州

顏師古注前漢蹴鞠蹴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蹴踏為戲樂若於氣球中用物如何勝踢故人亦有謬作

唐家二百八十餘年河決二穀洛城歲爲患攘天津
浸宮闕墊城郭不已本朝無五年不河決而穀洛之
患殊稀洛中耆舊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濫爲祥害
自祥符至熙寧中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墊公私蕩
沒富公晏夫人尙無恙也倉卒以浴桶濟之而沉水
退灰者衆多婦人簪珥皆失多有脫腕之苦城下惟
福善坡不及城外惟長夏門不及洛中故有語云長
夏門外有莊福善坡頭有宅平日但知以其形勢耳
至此乃知水讖不苟云

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府三司印文尤甚
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

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開印公卿近郭皆有園池以
至樊杜數十里間泉石占勝布滿川陸至今基地尙
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擬歲時遊賞諸
司唯司農寺山池爲最船惟戶部爲最所以文字鄙
却舟御戶部船也

建中貞元間藩鎮至京師多於旗亭合樂郭汾陽纏
頭綵率千匹教坊梨園小兒所勞各以千計元豐中

劉伯壽謝事後以議樂召至京城已事得請薄有霑
賚與唐沈丁竦皆期望日闕於樊樓凡京籍者率造
焉未幾種諤自鄜延陳邊事到闕一日期集於樊服
紫花織成袍令束帶劉沈皆葛巾鶴氅都人觀者頗
塞是日諤揮散亦數千人神宗密令黃門窺之既而
諤辭上舉貞元故事勉以渾郭功名

希夷先生陳搏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既而棄科舉之
武當山又止房陵九室洞林丹乳鍊氣年已七十餘
華陰葺雲臺廢觀居之祖宗三廟皆召見問以河東
征伐搏不答師出果無功居數年見太宗曰今可以
遂克又告以其皇景命策藩侯而令之本鎮所補治
道甚多知人貴賤休咎今有人倫風鑑行於世後人
集先生之言以爲書也

熙寧中有一朝士齊人知定平縣韓子華宣撫經由
惟其縣印漫汗因取觀之宰公遽前曰此卽錐故非
是本縣鑄造子華曰何爲宰因陰指其題刻曰太平
興國二年少府以此知之子華顧幕府曰縣故正無
有是也

本朝草聖少得人知名者蘇舜元舜元之書不迫舜
欽筆簡而意足其子澥元豐中爲江東提舉上殿神
宗問頗收卿父書否對曰臣私家有之上曰可進來
澥元退迫走親知哀得數帖上一閱地內侍輩取之
乃舜元書也上鑒之精妙如此

河中范鼎臣潘佐外孫也有才辯高識能道南朝故
事予之尊外祖母溫楊涉之外孫也予兄初遊學溫
夫人無恙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日視針指每道唐室
故事歷可聽或見予兄服皂衫紗帽謂曰汝爲舉子
安得爲此下人之服當爲白紵欄繫裏織帶也或命
飲宴燕則以栗自隨此汝外祖出入體也必有倉頭
負荷今胡不然脫或侵夜廂巡防衛至所居頗如是
乎予兄曰今不鎮了已是幸事

李元則再守長沙裁供備庫副使也至今湖南兵政
財用農田學校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藝稻
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秦莽元則一日出令曰將
來並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以爲捷且未知粟米
稈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構致也湘民皆

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以田
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稗草湖北就
南湖致粟米馬秣菱也

嘉祐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熙寧以後監司
率禁至屬官亦同唯聖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筵於
便寢別設留倡徒用小樂號呼達旦或詠東野三月
晦詩云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又詠中
秋詩云莫辭終夕有動是隔年期
趙韓王兩京起第外門皆柴荆不設正寢

三間小廳事堂中位七間左右分子舍三間南北各
七位與堂相差每位東西廡鑿二井後園亭榭制作
雄麗見之使人竦然廳事有倚子一隻樸制古朴保
坐分別自韓王安排至今不易太祖幸洛初見柴荆
旣而觀堂筵以及後圃晒之曰此老子終是不純堂
中猶有雷時酒如膠漆以水參之芳烈倍常飲之皆
醉初河南府歲課修內木植或不前俾有司督按乃
曰爲趙普修宅買木所分旣而有旨修趙普宅了上
供

長安啓夏門裏道東南亭子今楊六郎園子卽退之
所謂符讀書城南處也樊川花 所居焦詠府竹園
皆韓公別業也少東白序都官揮金臺軍別業老杜
所詠處也

王世則長沙人冠歲辭親入南嶽讀書其父遺之一
千居數年還家寧親旣而出二千封識如故明年狀
元及第

西京留臺李建中博雅多藝其子宗魯善相人一年
春榜之京師命擇壻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夫

荷布囊從驅驢亦就食於逆旅宗魯一見前揖寒溫
延之共案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將還洛也宗魯不
復之京師與之同歸洛中其父詰之曰今旣得貴壻
可復回矣此人生不出選調歿封真王於是壻之乃
張堯封也實生溫成皇后天聖中登進士第終亳州
軍事推官後封清河郡王
司馬溫公與龐元舉俱爲張存龍圖壻張夫人賢惠
龐穎公帥太原溫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龐公
與劉夫人欲有所置劉發之張欣然莫逆未幾得之

凡歲幾朝温公未嘗矜睚龐劉知之必以主母在嫌
一日召張夫人賞花温公不出食已具是婢靚粧就
書院供茶温公佛然曰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爾
出來此作甚麼明日穎公幕府白司馬院丞却冇祖
風謂相如卓氏也縣孫兆曰司馬院丞可惜不會
彈棊却會豔厮趨聞者大笑
柳三變既以調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
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祇如相公亦
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會道綠線慵拈伴伊坐

柳遂退

唐笏短厚不屈今往往見之主欽臣所執是也西京
任諤所守在園笏也賈種民

守賈耽笏也以其短厚故可以擊人今人之笏雖有
段亦無能為也

房陵有獵人射雉冠一境矢無虛發嘗遇猿凡七十
餘發皆不能中猿乃舉手長揖而去因棄弓矢不復

獵

神宗自隸明川郡王即位熙寧初陞穎川為順昌久

知其軍謬遂陞許州爲潁昌府
季布爲河東太守帝曰河東吾股肱郡也卽今之河
中府以言密隣王室股肱相須令人守太原謝上表
皆引股肱疎矣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
子同遊學文談不悉是非然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
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蘓子瞻過維揚
蘓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
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供奉子
瞻曰今日直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具丘之役凡六十日而城下田京爲河北提刑廨舍
在具州方出城而難作其室就乳一家分散區民家
遺其乳子而去事定還舊居凝塵滿室地上猶有被
蓐覺有物動視之乳子在焉目精爛如以口左右掠
乳收而鞠之今河南李顥妻是也有子登高科至今
無恙

新唐書最可哂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姦臣亦多矣
所載者才九人可盡信乎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一日使渾咸寧洗足咸寧捧玩

久之王曰何也對曰咸也足亦有之王使跪而視之
哂曰不迨吾謂渾中壽也

或薦王迥於荆公介甫唯唯既而曰奈竒俊何客不
喻或哂曰此介甫諧也王迥字子高有遇仙事六麼
云竒倚俊王家郎也

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金鉞雜詔數命其二
奉天詔也一曰今賜卿筆一管空名補牒一千紙有立功
裁之一曰今賜卿劍一口上至天下至泉將軍
將士可隨大小書給不必中覆如有急令馬希倩奏

來朕今與卿訣矣鉞樂鐸無栢金綵尚存畫像少年
袁生也與蒲中水異侍立綵抱胡須人袁日善射
郝將軍渾咸寧少給事汾陽未嘗憚勞汾陽在軍中
咸寧席未下夜中酒溺器必温汾陽問之對曰向峽
以請寢汾陽念之曰此可教也遂授以兵法

唐高祖武德初鑄開通錢仰篆隸八分體十文重一
兩爲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背有眉乃大復寶后
指甲痕也進樣時悞以甲承之其銅劑後人皆不能
法今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矣

開元之識已見武德年寶

承相領京兆辟張先都官通判一日張議事府中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語曰本爲辟賢會賢會道無物似情濃今日却來此事公事

陶隱居註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諒食此物却不知有羊肉麵也

張耆四十二男子馮行已見息二十二人或傳耆開窓直廡舍先以馬合縱婢隔觀之從而爲之罔不成孕行已每五更以湯沃其下部日出方罷無他術

仁宗廟有侯傑者踏弩六石拜官世謂侯之六石元豐團教太保長却爲陳留弩踏六石者不數也七石以上方着籍弓平射一石七斗爲應格建中靖國予爲定州各散保州兵士射三石七斗取舍從容矣循州如人五七斗者

予嘗行瀧外百家鎮温湯卽哥舒別業也寺有小碣石色藍者大中十四年崇信孫梁記著

天祐元年渭州空同山寺所藏李茂貞牒天祐十年河東不稟宋梁正朔所不得行不爲正統朱梁系唐

史氏之識淺矣

元祐末宣仁聖烈太后上賓遼人遣使弔祭虜使回至滑州死剗其中央以頭內孔中植其足又取棄數百披指遍體以疏別造轂車方能行次年春予被差報謝入蕃見其轍路深尺餘此蕃國貴人禮也賤者則燔之以歸耶律之靶尙矣

李譯諫議知鳳翔卒有蝴蝶之祥自殯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宮尊卑接武不相辨揮拂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日方散至今岐人能言之

丁晉公南遷過潭州雲山海會寺供僧致獼猴無數滿山谷林木皆折不可致詰也

西域之蕃處中國以至夏契丹交馳罔不在鄰郭今青唐是也貨到每十橐駝稅一如是積六十年寶貨不貲唯真珠翡翠以櫃金玉犀象埋之土中元豐末年官軍下青唐皆爲兵將所有縣官十不一二王贍以馬駝真珠每線長六尺象犀輩爲籠重棄之不取也中途有旨搜檢凡戰兵所挾投之黃河唯環慶一

官露兩袒。語曰我殺人得之有然而已，吏不敢問。王瞻在房陵賣金，皆佛臂脆金，不精，土人不售。一日出一手斷之，納諸煎器，鼓橐久之，既出，金在掌而手完如故。瞻匠大駭，而至今呼瞻為歌利王。彭汝礪，饒州人，治平狀元，熙寧中為江西運判，妻甯氏，適有曾氏子，監洪州鹽米倉，卒於官，其妻養明宋氏，有色，彭意欲納之，而方服未暇也。後十二年，竟如初志。宋氏有姿色，彭委順不暇，或曰：宋氏中間曾歸一朝官，而彭不知。紹聖中，彭典九江，病革將逝，命索筆，人以為必有偈頌，乃曰：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而往，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長安今府，宇即唐尚書省也。府院即吏部也。府錄廳前石幢，即郎官題名石也。張長史書序筆畫整楷，如張君作字，詭恠顛倒，不可名狀。至為楷法整若軍陣，乃為能事之極，無所不可。波唐善詞曲，始為楚州職官，胡知州楷差打蝗蟲，唐方少年，負氣不堪，其後作蝗蟲三疊，且曰：不是這下輩，無禮都終是我自家遭逢。楷大怒，科其帶禁軍隨

行坐賊三十年至熙寧魏公劄子特旨改官辟克大
名府簽判作霜飛葉云願早作歸來計之語介甫大
怒矢言曰誰教你及河大決曹村凡豫事者皆獲免
其惟唐衝替久之王廣淵以鄉閭之素辟渭州簽判
作雨中花云有誰念我如今霜鬢遠赴邊堠廣淵聞
之亦怒責歌者唐鬱不自安竟卒於官先自曲初成
識者曰唐不歸矣以其有身在碧雲西畔情隨隴水
東流之語已而果然

元祐末宇文昌齡命稱聘契丹皇城使張璪价焉張
璪齡樞府難其行璪哀請故事死於虜朝廷恩數甚
渥北虜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璪飲冷食生無忌昌
齡戒之不納既至虜境益甚昌齡頗患之禁從者無
供璪怒罵不足果病噤不納粥藥至十許日一行人
病之既而三病三愈竟不復命登對進前上面哂之
退語近臣曰張璪生還奈何請政堂諸公大笑昌齡
直被他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若有些好惡只是自家
不了至其家婦孫聊聊阿翁剗地又却來也
文德殿祖廟儀鸞司於蕭屏上以皮條繫一牌上刻

行室二字余曰天子正衙而謂之行室社絃大卿回
此有司之失也命作銜在所同行曰本事見他社出
自法云凡自外詔京者官既降告付閣門劄萬本官
必曰可依條交割本職公事乘遞馬發來赴闕子在
都司以此白宰相凡州縣監司行遣文字當著依條
令劄坐聖旨是口猶曰依條恐非也宰執唯唯
卽持指揮去二字不期歲久復着所謂官抑不如曹
抑也

韓魏公慶曆初自副樞出知揚州至使相凡十四年

開元禮不著凶禮以爲預凶事凡朝廷大故倉卒裁
處絕無所考據柳子言之詳矣唐定邊事三十年國
史無一字言之以諱國惡傳燈錄不着二祖償償宿
債此皆切要因緣俗學所諱

熙寧中蕭注上殿神宗曰臣僚中孰貴注曰文彥博
又問其次曰王安石上曰何謂注曰牛形人任重而
道遠上面之旣退語近侍曰兼注衍

許相文節張公嘉祐中長憲臺言事無所避一日神
宗慰之曰卿孤寒凡言照管公再拜對曰臣非孤寒

陛下乃孤寒。上曰何也。曰臣家有妻孥。外有親戚。友
陛下。惟中宮二人而已。豈非孤寒。上罷入內。光憲覺
上色不怡。進早膳。躊躇光憲。啓問上以公語。道之光
憲揮灑。上亦隨睫。自爾立賢之意。遂決。

州東王文公寢疾。真廟屢訪醫者。視之。仍不得輒歸。
如是半年。一日王氏以訃聞。而醫者語人曰。半年。所
繫。絆於一服藥。且大家。廝離。

前輩雖介胄士。有執一不移之節。有裴鎮崇班者。晉
公之後。監華州赤水鎮。酒段少連。領潛事。巡過督其
職事。命去幘頭。旣而曰。且與幘頭。以待再來。點檢裴
曰。此幘頭。是受官日。朝廷所命之服。運判旣命去之。
不敢擅。晷須候朝廷。指揮自爾。露頭治事。凡出入見
賓客。以至迎送。露頭穿執者。三年。朝廷亦聞之。有旨
段少連不合。去命官巾幘。罰食裴郎。日復冠人方之。
貢禹

畫邊錄終

畫邊錄

有夢寐寐寒上何也臣臣家命也事外有義友
陛下惟中宮一人而已豈非孤寒上能入內光憲
上也不怡進早膳躊躇光憲啓問上以公語道之尤
責辭灑上亦隨臆自爾立賢之意遂決
對小數不命去命官中對備食裝頓日對試入六之
實容以至毀烈灑頭裝辨皆三半陣或亦謂之亦首
不嫌與暴殘對陣我計群自爾灑頭亦尋共出人只
曰此對頭是受官日牌我泚命之照致我對命去之
鄉事命去對頭對面曰且與對頭以許西來燕劍斐

